

阿尔巴尼亚文版《论语》在地拉那发布

由阿尔巴尼亚莎草纸书屋出版的阿尔巴尼亚文版《论语》18日在地拉那大学孔子学院举行发布会。负责翻译工作的莎草纸书屋执行总监科莱卡介绍说,阿尔巴尼亚文版《论语》历时3年完成,其间得到中国同行的大力帮助,对该书多个地方进行校正,以保证阿文版《论语》更好地保留原意。莎草纸书屋已陆续翻译出版了包括哲学、文学、经济类

在内的多部中国书籍,在阿取得很好的传播效果,读者反响良好。阿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汉学家斯巴修在发布会上介绍说,目前阿方已经翻译出版了阿文版《道德经》《孙子兵法》,加上此次出版的《论语》,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展现给阿尔巴尼亚人民。他说:“据我所知,一些大学教授已准备将此书推荐给哲学系的

学生作为教材或辅导材料。”地拉那大学孔院中方院长郑保国介绍说,阿文版《论语》在地拉那大学孔院发布具有特别意义。孔院将以此为契机,组织学生在“读书会”上阅读并讨论《论语》,进一步提升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

据新华社

8

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



甘子日报
GANZI RIBAO

康巴周末

文化视野

2024年12月2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设计:陈雪峰

寻蜀记

薛能

何当穷蜀境,却忆滞游人

◎许永强

在历朝历代入蜀的文学家、诗人中,你能想象竟有这样的一位诗人,他不但在当时的诗坛上目空一切,而且对中唐诗人刘禹锡、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不屑一顾,甚至对盛唐的李白、杜甫也毫无敬意。

有的,他就是薛能。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独特的个性和狂傲的胸怀气度,薛能以诗歌创作为己任,时人称其“诗古赋纵横,令人畏后生”。今存诗260首,断句15句,其中在四川创作的占了四分之一。

薛能(约817—880)是晚唐著名的诗人,明人胡震亨称其为“末季名手”。从864年3月到867年春夏之交,薛能先后在成都和乐山生活了3年,创作了近70首诗歌,曾以《江干集》命名自己的蜀中诗作。

蜀地被誉天府之国,也是唐朝在西南边境的屏障,肩负着抵御吐蕃、安抚南诏的重任。所以,在此地担任西川节度使的人,要么曾是宰相,要么被授予宰相之衔。

864年春,南诏增兵侵犯西川,为“持节宣抚”,朝廷派刑部尚书、宰相李石的弟弟李福镇蜀,任西川节度使。此时的薛能任刑部员外郎,李福非常看重薛能的才情,他上奏朝廷授薛能为西川节度副使。薛能由此开启了他三年的蜀地生活。

在蜀地的生活中,薛能无论是军事和理政都没有可圈可点的功绩。但蜀中山水明丽,风物宜人,气候温润,茂林花草丰茂,再加上入蜀正是一年春光明媚的季节,引发了薛能日必赋诗的雅兴。从他的入蜀诗歌,我们既可了解诗人的入蜀感受,也领略到蜀地的秀丽风光。

薛能从长安出发途经褒斜古道,一路上写了《褒斜道中》《褒城驿有故元相公旧题诗因仰叹而作》《题褒城驿池》,所云“十驿褒斜到处慵,眼前常似接千峰”“鄂相倾侧应好池,题云万竹与千梨”“池馆通泰微向微,旧闻佳赏且踟蹰”,记录了他其途经褒斜道之旅途困倦与沿途见闻。在《分水岭望宝峰》一诗中,薛能描绘了分水岭(今陕西勉县境内)的险峻山势与旅途感受。当年卢照邻入蜀也曾赋《早度分水岭》,杜甫避安史之乱入蜀也有类似诗章。

《西县途中二十韵》是薛能入蜀旅途中最为重要的一首,是了解薛能入蜀感受的窗口。西县即汉朝三河阳县,即今之陕西勉县。薛能以剑南西川节度副使之职入川,以野客带剑自谦。诗中“蜀音连井络”表明诗人已进入蜀地而闻蜀音。山行赶路自不免劳顿,幸有山川壮美宏敞寓目。

继续南下,途经嘉陵驿,薛能留下了《嘉陵驿》《题嘉陵驿》《嘉陵驿见贾岛旧题》。其《题嘉陵驿》:“江涛千叠阁千层,街尾相随逐空登。稠树蔽山闻社宇,香烟

薛能生性傲慢,与他同时的诗人几乎无人可入他的法眼。刘得仁作诗以苦吟闻名,著名诗人姚合、雍陶、顾非熊、无可等人皆曾与之唱和,韦庄为其才不遇而深感不平,曾把刘得仁列为奏请朝廷追赠进士及第者的名单之内。可是当刘得仁向薛能赠送诗卷后,薛能却极为轻视,“还刘得仁卷,有诗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刘不能变态。”诗人高蟾以“君恩秋后叶,日日向人疏”两句诗得到唐末著名诗人郑谷的激赏。然而薛能却对高蟾甚为蔑视,“谓人曰:‘倘见此公,欲赠其掌。’”

在薛能生活的年代,似乎只有“咸通十哲”中的张乔、喻坦之二人稍得薛能之好评,当张、喻二人落第后,薛作《寄张乔喻坦之》:“何事尽参差,惜哉吾子诗。日令销此道,天亦负明时。有路当重振,无门即不知。何当见尧日,相与吸澆漓。”此诗虽然对张、喻二人的怀才不遇表示同情,言下之意却是只有自己才能识拔二人之诗,颇有以诗坛盟主自居的意思。

最能体现薛能之狂傲态度的莫过于他对刘禹锡、白居易乃至李白、杜甫等人的肆意讥评。878年,在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担任刺史的薛能和幕中谈宴酣饮酣酣,酒席中有少女作杨柳枝健舞,唱的是刘禹锡和白居易二人传遍海内的《杨柳枝词》。薛能却认为“无可听者”。他在《柳枝词五首》诗后自注:“刘、白二尚书继为苏州刺史,皆赋杨柳枝词,世多传唱。虽有才语,但文字太僻,官商不高。如可者,岂斯人徒欤?”刘禹锡、白居易二人都作有多首《杨柳枝词》,这些诗正是以其字句流畅、音节和婉而深得后人赞赏。然而在薛能眼中,这些作品不但没有上述优点,反而正是在文字和音节方面具有致命的缺点!这到底是由于薛能缺乏眼光而对刘、白

薰日食嘉陵。颓石上程多破,暂歇泉边起不能。如此幸非名利切,益州来日合携僧。”表明了赴任途中休憩、餐食于嘉陵驿的苦乏之状,因而心生佞佛之念。

途经临邛(今四川邛崃)时,适逢春和景明桃花吐艳的芳菲季节,薛能目睹桃花面容艳丽,写了《桃花》:“春色自天种,千年岂易逢。开齐全未落,繁极欲相重。冷湿朝如淡,晴干午更浓。风光新社燕,时节旧春农。……有影宜喧照,无言自冶容。洞连非俗世,溪静接仙踪。……芳菲聊一望,何必在临邛。”“有影宜喧照,无言自冶容。洞连非俗世,溪静接仙踪。”数语,感叹桃花的艳丽脱俗与纯洁高贵。“何必在临邛”,表明他尚未到达成都而在旅途之中。

一路跋涉,864年5月,薛能达到成都,在成都居官期间,题咏颇多。他在《望蜀亭》中说:“前轩一望无他处,从此西川只在心。”当李福南征时,薛能以副留守守成都,并作《相国陇西公南征,以岛国务,独宿城府作》。李福任同平章事镇蜀,故称相国。且陇西当时属蜀地。诗中反映了李福镇蜀期间的军中大战事,也反映出他作为副留守守成都时不能出战的心境。此战事不久即传佳音,叛军悉平。因此薛能又作《闻官军破吉浪戎小而固虑史氏遗忽因记为二章》。南诏事平之后,蜀中相对安定,诗中洋溢着“昼卒烽前寝,春农界上耕”的升平景象。然而,在南诏归附后,却又横生枝节。865年3月,李福令士兵攻打成都的南诏遣清官董成,被朝廷贬职。作为副使的薛能不免受到牵连,被贬到嘉州(今四川乐山)入刺史。

薛能居成都期间,写了不少的题咏诗。《锦楼》是其代表作之一:“溪边人洗纱,楼上海棠花。极望虽怀土,多情拟置家。前山应象外,此地已天涯。未有销忧赋,梁王礼欲奢。”锦楼,乃矗立于锦江畔之楼。洗纱女濯衣于江边,楼边海棠花怒放。放目远眺,远山在目,自然不免引发薛能的思乡怀归之念。

咸通七年(866年)夏,薛能从成都前往犍为任职,途经彭山江渡乡象耳村(今眉山市彭山区锦江镇境内),写了《过象耳山二首》。“一色青松几万栽,异香薰路带花开。山门欲别心潜愿,更到

诗作的特点视而不见呢,还是他因自视太高故而对别人的优点一概不予承认呢?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薛能对刘禹锡、白居易的讥评流露出的傲慢达到惊人的程度,却是有目共睹的。

薛能对白居易诗还有更加严厉的讥评,他在《荔枝诗》的序中说:“杜工部老居西蜀,不赋是诗,岂有意而不及欤?白尚书曾有是作,兴旨卑泥,与无诗同。”白居易于819—820年间任忠州刺史时曾作《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杨万州八使君》和《种荔枝》两首诗咏荔枝,都写得相当出色,前者是五言排律,其中对荔枝的描述可谓淋漓尽致:“奇果标南土,芳林对北堂。素华春漠漠,丹实夏煌煌。叶捧低垂户,枝擎重压墙。始因风弄色,渐与日争光。夕讶条悬火,朝惊树点妆。深于红踯躅,大校白檉榔。星缀连花朵,珠排耀眼房。紫罗裁衬壳,白玉裹填瓤。”诗的结尾又寄慨于自己流落僻壤:“近南光景热,向北道途长。不得充王赋,无由寄帝乡!”后者是七言绝句,对荔枝的形貌仅用“红颗珍珠”四字点到即止,其主旨在于慨叹人生易老,萍踪不定,借咏物以抒情。两首诗堪称奇兴深微的好诗,也是古今荔枝诗中的佳作,而在薛能眼中,却认为这两首诗“兴旨卑泥,与无诗同”。

在薛能的时代,李白、杜甫的诗名早已如日中天。然而在薛能的眼中,李、杜二人的光芒也暗淡了许多。薛能对杜甫尚无明显贬词,但是他似乎认为自己的诗才与杜甫在伯仲之间,其《海棠》诗序中说:“蜀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工部子美于斯有之矣,得非兴象不出,破而有怀。何天之厚余,获此遭遇,谨不敢让……风雅尽在蜀矣,吾其庶几?”对于李白,薛能就不假辞色了:“李白终无取。”又说:“我身若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意谓如果他生活于开元年间

蜀中还到来。”(其一)“到处逢山便欲登,自疑身作住来僧。徒行至此三千里,不是有缘应不能。”(其二)象耳山,佛教发源地,松柏茂密,斑竹万竿,青翠欲滴。层岩峭壁,神工鬼斧,奇态万状。山中有宝观、龙池、峨眉泉和李白有关的磨针二溪等胜迹。

一路上,薛能诗兴勃发,写下了《舟行至平羌》《暇日寓怀寄朝中亲友》等诗。《监郡犍为舟中寓题寄同舍》:“一寝闲身万事空,任天教作假文翁。旗穿岛树孤舟上,家在山亭每日中。叠果盘餐丹橘地,若花床席早梅风。佳期说尽君应笑,刘表尊前且不同。”感叹嘉州任上无所作为之苦。而《春霁》:“久客孤舟上,天涯漱晚津。野芳犹似柳,江雪霁和春。吏叫能惊鹭,官粗实害身。何当穷蜀境,却忆滞游人。”又流露出粗官误身,大志难酬的抑郁,同时,他对巴山蜀水又表现出浓厚的兴致与远游的意念。

嘉州在蜀地是边关,自视清高的薛能置身边城,自然牢骚满腹,心情忧塞,他只好寄情诗酒,向往山川:“茶兴与诗心,一瓯还一吟。压春甘蔗冷,喧雨荔枝深。骤去无遗恨,幽栖已遍寻。峨眉不可望而未及游览,这是何等扫兴之事。好在嘉州佳山佳水甚多,对于“千题万咏过三句,忘食贪魔作瘦人。行处便吟君莫笑,就中诗病不任春”的薛能来说,嘉州山水屡见于题咏之中,他先后写了《凌云寺》《游嘉州后溪》等诗作。

867年春,薛能卸嘉州刺史职取道成都北返长安。《春日北归舟中有怀》记录了当时的心情:“尽日绕滩涂,归舟向蜀门。雨干杨柳绿,山热杏花村。净镜空山晓,孤灯板浦昏。边城不是意,回首未终恩。”当日抱怨边城苦寂无聊,临别之际,似乎还有些恋恋。

北返路上,薛能在成都、金堂、绵阳等地盘游,对成都的美景、锦江碧波不胜眷恋,也对临邛美酒不胜向往。《春日居居离怀》云:“归兴乍离边,三桠绕锦川。……临邛若个是,欲向酒家眠。”

离开四川后,薛能先后担任了各部郎中、同州刺史、工部尚书、感化军、武宁军和忠武军节度使。广明元年(880年),被许州大将周发所逐,全家遇害。

眼高四海空无人

的话,李白的诗名就会相形见绌了。在韩愈写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之句数十年后,薛能的上述言论真是惊世骇俗之论。

贾岛或许是薛能难得看重的诗人。864年薛能入蜀南下经过广元市境内的嘉陵驿,目睹贾岛途经嘉陵驿留下的题咏大发感慨:“贾子命堪悲,世人独解诗。左迁今已矣,清绝更无之。毕竟吾犹许,商量众莫疑。嘉陵四字字,一是一资。”诗中同情贾岛的不幸命运,称赞贾岛诗的清绝风调。然而第三联的语气却甚为暧昧:“毕竟连我都许可贾诗,众人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仿佛贾岛的诗歌成就有待于薛能的肯定。

薛能不仅对前辈诗人不屑一顾,对前代的著名政治家也持论甚苛。在唐宋时代,杜甫、李商隐等对诸葛亮的赞誉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定评,而薛能却公然大唱反调,并先后写了四首诗。

其《游嘉州后溪》诗云:“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认为诸葛亮与其辛苦奔走而一事无成,不如高卧隆中当个隐士。《早春书事》诗云:“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余身。”不仅诸葛亮本人受到否定,连“蜀书”也遭到连带。在《西县途中二十韵》中说:“葛侯真薄泽,刘主合亡家。陷彼贫功吠,贻为黠武夸。陈图谁许可,隘貌我输擗。”对诸葛亮的功业肆意贬损。在《筹笔驿》一诗的序中说:“余为蜀从事,病武侯非王佐才,因有是题。”诗曰:“葛相终宜马革还,未开天意便还山。生欺仲达徒增气,死见王阳厚颜。流运有功终是扰,阴符多术得非奸。当初若欲酬三顾,何不无全似有螺。”对诸葛亮的功业和品德全盘否定,甚至加以“奸”字的恶语。在薛能眼中诸葛亮就不过是一个无才无德之辈,可以说是唐朝唯一对诸葛亮全盘否定的诗人。

川北记

二陈故里访英贤

◎彭家河

“长岭越三千,桃李艳艳映重霄。看陈祠晴云,宝殿飞檐,三洞夜月,漱玉秋风,扶赏早桥天成,乐听马跑泉音,休忘却,逍遥拜老君,佛君览祥光,尽将大桥八景收眼底;峻峰逾万纪,杨柳飘飘接天际。溯省华安民、尧叟击寇、在公修史、咨保长安,欣闻德周匡国,惊观朝柱扬威,须长叹,永维战朝鲜,志士还古韵,会当新井七杰注心间。”

悬挂在南部县大桥镇三陈祠的这副长联,让每个品读的来者不得不为大桥的地灵人杰所折服。联中所指“八景”,是大桥古镇的八处名胜,“七杰”便是这方沃土曾经养育的精英。三陈祠还有一联曰:“新井市中存八景,桂花桥上访三元。”“三元”便是指唐朝新井令陈翔后裔陈省华的三个儿子: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南部人称其为“陈氏三状元”。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新井县建县于今南部县大桥镇东侧。唐末,陈翔任新井县令。北宋初年,陈省华三子相继中进士,尧叟、尧咨中状元,尧佐在相继为宰相,尧咨为节度使,“新井三陈”一时间名闻天下。虽然时过境迁,但在水泥浇筑的楼房和道路的周围,仍能搜寻到不少有关陈氏父子的遗迹,还能听到流传多年的佳话。

大桥镇离南部县城七十多公里,在大桥镇后的金鱼山上,三陈祠安然坐落。三陈祠上下两层,粉墙红瓦,飞檐翘角。一楼大厅里矗立着陈氏三兄弟的塑像,三兄弟或文或武,巍然站立在家乡的山岭上,守望着这一方灵秀山水。在雕塑两边,放着几块从场镇附近挖出的古碑。其中一块是“唐新井令陈公诗翔府君之神道”碑,石碑已经断裂,不见题款。有一块是“出兄弟状元宰相笋笋处”石碑,可以清楚辨认出是清光绪十七年知南部县事黄崑的题字。还有一块是“宋三陈先生读书处”石碑,为清光绪十六年知保宁府王树汉的题字。为了保护这几块石碑,大桥陈氏后裔费了不少心血,筹资修建了三陈祠,并把这些文物移入宗祠。

三陈祠东北有一个小山湾叫书岩湾。那里竹木茂盛,清幽绝俗。山湾内有一长三十八米、深三米、高四米左右的一个呈半月形的天然岩洞,叫漱玉岩,是陈氏三兄弟早年读书的地方。仰头还可以看出“漱玉岩”几个大字刻在岩洞顶上。洞顶还有不少突出的小石孔,相传为陈氏兄弟效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勤学苦读留下的痕迹。漱玉洞内的石壁上,还刻写着不少文人墨客来访时留下的诗句,其中还能清楚地辨认出一首眉山诗人的作品。

离漱玉洞不远处有瑞笋湾,因三石笋而得名。《陈氏族谱》载:“先祖下葬时,天降雨七日,地生瑞笋三根,兄弟将相出。”“瑞笋”就是如竹笋状的石头,质青坚硬,中笋高达两米,略呈方形,左右圆而略低,可惜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掉。清道光年间南部县令李澍有诗曰:“新井县中石笋生,联床风雨读书声。峙来鼎足无双品,占尽鳌头第一名。此日迹留西水曲,当时纸贵洛阳城。春风得意马蹄速,仍是陈家难弟兄。”

陈氏三兄弟先后获得功名,世人景仰,其中“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一天他正在家中练箭,遇一卖油翁,他们各自大显身手,于是便有了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千古名篇《卖油翁》,同时“熟能生巧”的道理便与这个成语一样,万世流传。在大桥镇南侧,有一座十余米的石墩平桥,为陈母“杖坠金鱼”处。《南部县志》载:“金鱼桥在城西九十里,宋尧咨守荆南归,母冯氏问尧咨:‘汝典郡,有何异政?’答云:‘过客已见善射。’母怒曰:‘不能以孝报国,一夫之技,岂父训哉。’击以杖,坠所佩金鱼,故名。”陈母严格教子的故事流传至今。

大桥镇东南五十米处原有一座三块巨石砌成的桥,桥中刻龙,扬首奋尾,故称“龙桥”,可惜也已损毁。桥旁有口凿于整石上的古井,口小腹大,水清味甘,大旱不竭。传说陈母冯氏在汴京思念家乡的水,尧叟以驿马驮送,故名“思乡井”。现思乡井还在镇政府大院内。

“三陈”虽然功名显达,但与眉山“三苏”相比,还是鲜为人知。“三陈”生活的年代早于“三苏”,其功名、官职也远远超过“三苏”。同时,他们都勤政爱民,苏轼治理西湖,留有“苏堤”,陈尧佐治理钱塘、卫河、汾河,留有“陈公堤”。究其原因,“三苏”美名因有文章传世,正如三苏祠一联所说:“宦迹渺难寻,只博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器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天心原有属,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名山。”

在“三陈”风范影响下,大桥名人辈出,清代名将薛平干柱,“罗盛教式的国际主义战士王永维”、美国波士顿学院纳米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任志峰等一代代后生脱颖而出,传承着川北深厚的文化和美德。